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封氏聞見記

第五卷

鹵簿

輿駕行幸，羽儀導從謂之鹵簿。自秦漢已來，始有其名。蔡邕《獨斷》載，鹵簿有大駕、小駕、法駕之異，而不詳鹵簿之儀。按字書，鹵，大楯也。字亦作櫓，又作櫓，音義皆同。鹵以甲為之，所以扞敵。賈誼《過秦論》云「僅屍百萬，流血漂鹵」是也。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，皆著之簿籍，天子出入，則按次導從，故謂之鹵簿耳。儀衛具五兵，今不言他兵，由以甲楯為名者，行道之時，甲楯居外，餘兵在內。但言鹵簿，是舉凡也。南朝御史中丞、建康令俱有鹵簿，人臣儀衛亦得同於君上，則鹵簿之名不容別有他義也。又百官從駕謂之扈從，蓋臣下侍從至尊，各供所職，猶僕御扈養以從上，故謂之扈從耳。《上林賦》云：「扈從橫行。」顏監釋云：「謂跋扈縱恣而行也。」據顏此解，乃讀從為放縱，不取行從之義，所未詳也。

公牙

近代通謂府建廷為公衙，公衙即古之公朝也。字本作牙，《詩》曰：「祈父予王之爪牙。」祈父司馬掌武修，象猛獸以爪牙為衛，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。出師則有建牙、馮牙之事，軍中聽號令，必至牙旗之下，稱與府朝無異。近俗尚武，是以通呼公府為公牙，府門為牙門。字謬訛變，轉而為衙也，非公府之名。或云公門外刻木為牙，立於門側，象獸牙。軍將之行置牙，竿首懸於上，其義一也。

官銜

官銜之名，蓋興近代。當時選曹補授，須存資歷。聞奏之時，先具舊官名品於前，次書擬官於後。使新舊相銜不斷，故曰官銜。亦曰頭銜。所以名為銜者，如人口銜物，取其連續之意。又如馬之有銜，以制其首。前馬已去，後馬續來，相次不絕者。古人謂之銜尾相屬，即其義也。

頌德

在官有異政，考秩已終，吏人立碑頌德者，皆須審詳事實，州司以狀聞奏。恩敕聽許，然後得建之，故謂之頌德碑，亦曰遺愛碑。《書》稱「樹之風聲」者，正此之謂。亦有未去官，諷動群吏，外矯辭讓，密相督責。前代以來，累有其事，斯有識者之所羞也。開元中，右相李林甫為國子司業，頗振綱紀。洎登廟堂，見諸生好說司業時事。諸生希旨，相率署名，建碑於國學都堂之前。後因釋奠日，百寮畢集，林甫見碑問之，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對，林甫戚然曰：「林甫何功而立碑，誰為此舉？」意色甚歷。諸生大懼得罪，通夜琢滅，覆之於南廊。天寶末，其石猶在。林甫薨後，楊國忠為左相，兼總銜銜。從前注擬，皆約循資格，至國忠創為押例。選深者盡留，乃無才與不才也。選人等求媚於時，請立碑於尚書省門，以頌聖主得賢臣之意。敕京兆尹鮮於仲通撰文，玄宗親改定數字。鏤畢，以金填改字處，識者竊非之曰：「天子有善，宰相能事，青史自當書之。古來豈有人君人臣自立碑之體，亂將作矣。」未數年，果有馬嵬之難。肅宗登極，始除去其碑。

壁記

朝廷百司諸廳，皆有壁記，敘官秩創置及遷授始末，原其作意，蓋欲著前政履歷，而發將來健羨焉。故為記之體，貴其說事詳雅，不為苟飾。而近時作記，多措浮辭。褒美人材，抑揚閥閱，殊失記事之本意。韋氏《兩京記》云：「郎官盛寫壁記，以紀當時前後遷除出入，浸以馬俗。」然則壁記之出，當是國朝已來始自台省，遂流郡邑耳。

豹直

御史舊例，初入台，陪直二十五日，節假直日謂之伏豹，亦曰豹直。百司州縣初授官，陪直者皆有此名。杜易簡解伏豹之義云：「宿直者，離家獨宿，人情所貴。其人初蒙榮拜，故以此相處。伏豹者，言眾官皆出，已獨留，如藏伏之豹者。伺候待搏，故云伏豹。」韓琬則解為「豹直，言如燒竹，遇節則爆。」餘以為舊說南山赤豹愛其毛體，每霜露諸禽獸皆出取食，惟赤豹深藏不出，故古以喻賢者隱居避世。鮑明遠賦云：「豈若南山赤豹，避雨霧而深藏。」此言伏豹、豹直者，蓋取不出之意。初官陪直，已有伏豹之名，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竹爆之也杜說雖不甚明，粗得其意，韓其疏矣。

燒尾

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，朋僚慰賀，必盛置酒饌音樂，以展歡宴，謂之「燒尾」，說者謂虎變為人，懼尾不化，須為焚除，乃得成人。故以初蒙拜授，如虎得為人，本尾猶在，體氣既合，方為焚之，故云燒尾。一云新羊入群，乃為諸羊所觸，不相親附，火燒其尾則定。貞觀中，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事，子奢以燒羊事對。及中宗時，兵部尚書韋嗣立新入三品，戶部侍郎趙彥昭假金紫，吏部侍郎崔湜復舊官，上命燒尾，令於興慶池設食。至時敕衛陳設，尚書省諸司各具彩舟游勝，飛樓結艦，光奪霞日。上與侍臣親貴臨焉。既而吏部船為仗所隔，兵部船先至，嗣立奉觴獻壽，上問：「吏部船何在？」崔湜步自北岸促之。過戶部雙舸，上結重樓，兼胡樂一部，即呼至岸，以紙書作吏部字，帖牌上，引至御前。大悅，以為兵部不逮也。俄見風吹動所帖之紙，為嗣立所見，遽奏云：「非吏部船。」上令取牌探紙，見戶字大笑。嗣立請科湜罪，上不許，但罰酒而已。

花燭

近代婚嫁有障車、下婿、卻扇及觀花燭之事，及有下地、安帳並拜堂之禮。上自皇室，下至士庶，莫不皆然。今上詔有司，酌古禮今儀，使太子少師顏真卿、中書舍人於劭等奏。障車、下婿、觀花燭及卻扇詩，并請依古禮。見舅姑於堂上，薦棗栗脯脩，無拜堂之儀。又氈帳起自北朝穹廬之制，請皆不設，惟於堂室中置帳，以紫綾幔為之。又除俗禁子午卯酉年，謂之當梁，嫁娶者云，婦姑不相見。按，起居郎呂才奉太宗詔，定《官陰陽書》五十卷，並無此事，今亦除之。

第宅

太宗朝，天下新承隋氏喪亂之後，人尚儉素。太子太師魏征，當朝重臣也，所居室宇卑陋。太宗欲為營第，輒謙讓不受。洎征寢疾，太宗將營小殿，遂輟其材為造正堂，五日而就。開元中，此堂猶在。家人不謹，遺漏焚之，子孫哭臨三日，朝士皆赴弔。高宗時，中書侍郎李義旻宅亦至漏迫，義旻雖居相位，在官清儉，竟終於方丈室之內。高宗聞而嗟歎，遂敕將作造堂，以安靈座焉。則天以後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。至天寶中，御史大夫王鉞有罪賜死，縣官簿錄太平坊宅，數日不能遍。宅內有自雨亭，從簷上飛流四注，當夏處之，凜若高秋。又有寶鈿井欄，不知其價，他物稱是。安祿山初承寵遇，敕營甲第，聚材之美，為京城第一。太真妃諸姊妹第宅，競為宏壯，曾不十年皆相次覆滅。肅宗時，京都第宅屢經殘毀。代宗即位，宰輔及朝士當權者爭修第舍，頗為煩弊矣。議者以為土木之妖。無何，皆易其主矣。中書令郭子儀勛伐蓋代，所居宅內諸院，往來乘車馬，僅客於大門出入，各不相識。詞人梁銍嘗賦詩曰：「堂高憑上望，宅廣乘車行。」蓋此之謂。郭令曾將出，見修宅者謂曰：「好築此牆，勿令不牢。」築者釋錘而對曰：「數十年來，京城達官家牆，皆是某築，只見人自改換，牆皆見在。」郭令聞之，愴然動容。遂入奏其事，因固請老。

巾襪

近古用幅巾，周武帝裁出，腳向後襪發，故俗謂之襪頭。至尊、皇太子、諸王及仗內供奉，以囉為之，其腳稍長。士庶多以紗縵，而腳稍短。襪頭之下別施巾，象古冠下之幘也。巾子制頂皆方平，仗內即頭小而圓銳，謂之內樣。開元中，燕公張說當朝，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。玄宗嫌其異已，賜內樣巾子，長腳羅襪頭。燕公服之入謝，玄宗大悅。因此令內外官僚百姓並依此服。自後巾子雖時高下，襪頭羅厚薄大體不變焉。近日長安尉程李家好高巾，不曾改換。御史陸長源性滑稽，在鄴中忽裹蟬翼羅襪尖巾子。或譏之，長源曰：「若有才，雖以蜘蛛羅網裹一牛角，有何不可若無才，雖以美玉裹一簸箕，亦將何用？」先時，吏部尚書劉晏裹頭至慢，每裹但擎前後腳擗兩翅擗之，都不抽挽。或曰：「尚書何不抽兩翅？」晏曰：「兩邊通耶！」時人多哂之。兵部尚書嚴武裹頭至緊，將裹，先以襪頭曳於盤水之上，然後裹之，名為水裹，擗兩翅皆有褶數，流俗多效焉。

圖畫

國初閣立本善畫，尤工寫真。太宗之為秦王也，使立本圖秦府學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，令學士褚亮為贊，今人間《十八學士圖》是也。貞觀十七年，又使立本圖太原幕府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，太宗自為贊，褚遂良題之。其後，侯君集謀逆，將就刑，太宗與之訣，流涕曰：「吾為卿，不復上凌煙閣矣。」中宗曾引修文館學士內燕，因賜游觀。至凌煙閣，見君集像有半塗之跡。傳云，君集誅後，將盡塗之，太宗念其功而止。玄宗時，以圖畫歲久，恐漸微味。使曹霸重摹飾之。立本以高宗總章元年遷右相，今之中書令也。時人號為丹青神化。今西京延康坊，立本舊宅。西亭，立本所畫山水存焉。則天朝，薛稷亦善畫。今尚書省考功員外郎廳有稷畫鶴，宋之問為贊。工部尚書廳有稷畫樹石，東京尚書坊、歧王宅亦有稷畫鶴，皆稱精絕。稷位至太子少保。玄宗時，王維特妙山水，幽深之致，近古未有。維終於尚書右丞。鄭虔亦工山水，名亞於維。勸善坊吏部尚書王方慶宅山水院有虔山水之跡，為時所重。虔工書畫，又工詩，故有「三絕」之目。而宦游途迍蹇，終於台州司戶焉。天寶中，御史畢宏善畫古松。凡此數公，皆負當時才名，而兼擅工藝。至若吳道子畫鬼神，韓幹畫馬，皆近時知名者也。爾後，畫者甚眾，雖有所長，皆不能度越前輩矣。大歷中，吳士姓顧以畫山水歷托諸侯之門。每畫先帖絹數十幅於地，乃研墨汁及調諸彩色，各貯一器，使數十人吹角擊鼓，百人齊聲啖叫。顧子著錦襖錦纏頭，飲酒半酣，繞絹帖走十餘匝，取墨汁攤寫於絹上，次寫諸色，乃以長巾一一傾覆於所寫之處，使人坐壓，已執巾角而曳之，迴環既遍。然後以筆墨隨勢開決，為峰巒島嶼之狀。夫畫者淡雅之事，今顧子瞑目鼓噪，有戟之象，其畫之妙者乎

長嘯

永泰中，大理評事孫廣著《嘯旨》一篇云：「夫氣激於喉中而濁，謂之言，激於舌端而清，謂之嘯。言之濁可以通人事、達性情。嘯之清可以滅鬼神、致不死。蓋出其嘯善，千里應之。出其嘯善，萬靈受職。斯古之學道者哉。故太上老君授南極真人，南極真人授廣成子，廣成子授風後，風後授務光，務光授舜，演之為琴，以授禹。自後或廢或續，晉太行仙人孫公，能以得道而無所授。阮嗣宗所得少許，其後不復聞矣。嘯有十五章，一曰權輿，二曰流雲，三曰深溪虎，四曰高柳蟬，五曰空林鬼，六曰巫峽猿，七曰下鴻鵠，八曰古木鳶，九曰龍吟，十曰動地，十一曰蘇門，十二曰劉公命鬼，十三曰阮氏逸韻，十四曰正章，十五曰畢竟。」廣云其事出道書。餘按人有所思則長嘯，故樂則歌詠，憂則嗟歎，思則吟嘯。《詩》云：「有女仳離，條其嘯矣。」顏延之《五君詠》：「長嘯苦懷人。」皆是也。廣所云深溪虎、古木鳶，其狀聲氣可矣。至今太上老君相次傳授，舜演為琴，崇飾過甚，非餘所敢聞也。按《詩箋》云：「嘯，蹙口出聲也。」成公綏《嘯賦》：「動唇有曲，發口成音。」而今之嘯者，開口捲舌，略無蹙舌之法。孫氏云：「激於舌端。」非動唇之謂也。天寶末，有峨眉山道士姓陳，來游京邑。善長嘯，能作雷鼓霹靂之音。初則發聲調暢，稍加散越，須臾穹窿磊瀉，雷鼓之音，忽復震駭，聲如霹靂，觀者莫不傾悚。